

「總覺得看到一個很不得了畫面呢！」繼續偷偷跟在少年後面的女孩不自覺地喃喃自語著，雖然很想仔細思考一下寶貝弟弟到底爲什麼會跟那群流氓混混有交集，但是現在的情勢不容女孩細細思量了，因爲少年離開那陰暗的空地後，他的腳步並沒有放慢，他一樣快步地鑽向另外一條街道去了，女孩還是要非常專心地跟著少年的步伐，才不會被他甩掉。

走著走著，少年總算離開了曲折的巷弄間，他走進了一棟新建的都會大樓裡，女孩連忙也跟著走進去，幸好那棟都會大樓人潮不少，女孩還能借著人潮保障自己跟蹤的隱密。少年很快走入了大樓地下室，一進去那邊就有個舞廳，是個人聲鼎沸的大舞廳，眾多青年男女在激烈的電音舞曲中與五光四色的燈光特效下，盡情地大跳起各式新奇舞步。不過大舞廳後卻有一個大大的玻璃牆與窄門，玻璃牆內分開了舞廳與大酒吧，酒吧旁兩邊是幽靜的包廂。對比起舞廳的青年男女，酒吧與包廂裡的客人與小姐就明顯有了年紀與歷練在，他們享受著酒吧的靜逸，也欣賞著玻璃牆外舞廳的熱鬧人群。



小香來這裡，莫非是找朋友過來跳舞的嗎？台灣這般思量著，但下一秒她就知道自己想錯了，因爲少年一進入舞廳時，玻璃牆那邊的門就打開了，門裡走出了一個成熟豐滿治豔的熟年妖姬，她身穿著低胸小紅爆乳洋裝，散發出一股狐媚的魅力，一看就知道在風塵行業打滾很久了，她一看到少年走進舞廳，便急呼呼地帶著一堆性感漂亮的年輕女孩向少年迎來，開心地招呼著少年說：「香弟弟啊！今天是吹什麼風啊！您這死沒良心的總算想到要過來看張姊啦！今天我實在太高興了！」說著說著那妖姬居然整個人直接貼到了少年身上去，豐滿的雪白乳房曖昧地直接往少年的手臂磨蹭著。

望著妖姬肆無忌憚一直貼在少年身上磨啊磨啊！還有她帶出的那群鶯鶯燕燕也各自想辦法攀附到少年周圍，用著她們漂亮的臉蛋與凹凸有致的身段企圖吸引少年的注意力。台灣氣到幾乎要噴火了，太可惡了！小香可是守身如玉，異常純情的好孩子啊！要是等一下這群蕩女要是還不要臉地性騷擾小香的話，她可就要發瘋了！

正當女孩奮力推開跳舞的人群，正想鑽到少年身邊去

的前幾分鐘，少年卻巧妙地剝開了那群美麗的女孩子們，臉不紅、氣不喘，彷彿剛剛包圍上的乳波臀浪只是一堆西瓜在包圍他似的，他雲淡風清地向著妖姬說：「一個月才能見張姐幾次，實在叫我掛念得緊呢！不過小弟若是這般消受美人恩了，恐怕今晚正事也別談了。這樣對張姐這裡的經營恐怕不太好。張姐要不要請這些姊姊們先離開，我們談正事要緊。」

一聽到「正事」那妖姬的臉色就變了，於是很快那群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就被驅離了少年身邊，獨留少年與中年妖姬在酒吧旁嘖嘖咕咕講事情，台灣還擠在電音舞廳裡，隔著玻璃牆她實在聽不到少年跟中年妖姬在商量什麼事情，但是她透過玻璃牆看到少年拿著文件跟中年妖姬商量一些事情，顯然少年說出了一些很有用的意見，讓中年妖姬露出非常佩服的表情，她不停地把少年說出來的話抄寫在記事本裡。商量了好些時候，少年才告別了中年妖姬，臨走前，中年妖姬感激地拿了好大一疊鈔票直往少年身上塞，少年卻笑笑地推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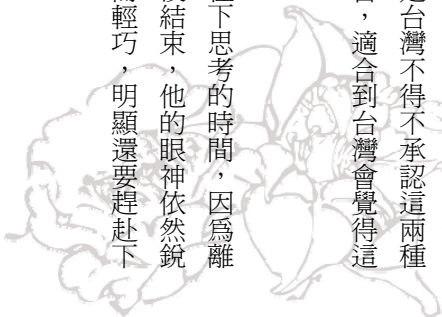
「……不止給黑道當顧問，連交際行業也在當顧問嗎？？」



台灣的下巴都快要掉下來了，自家小弟自從一見面開始，她記得他是個非常正經保守的人啊！雖然長的眉清目秀，從小就惹來一堆女孩男孩的愛慕，但不要說是傳什麼緋聞了！一開始對於追求者，小香就全部都拒絕了。這樣子的少年，怎麼可能會有什麼男女交往經驗呢？他不可能去搞一夜情吧？可是剛剛看他應付中年妖姬那群鶯鶯燕燕的架式，就是一副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老練姿態。說什麼是第一次來這種場所，根本不可能啦！

「……香，到底……過著什麼生活啊？」台灣一直都認為自己很了解香港，起碼至少是曉得少年的喜好與專長，但是現在女孩卻覺得眼前的少年非常陌生，至少他對著那群混混黑道的氣勢架式還有對著鶯鶯燕燕的老練油條，是女孩腦子裡根本就無法聯想的，但是台灣不得不承認這兩種風貌對於少年來說也是異常地適合，適合到台灣會覺得這傢伙是另一個人吧！

不過現在並沒有讓女孩繼續往下思考的時間，因為離開舞廳以後，少年夜晚的旅程還沒結束，他的眼神依然銳利的盯緊了前方，步伐還是快速而輕巧，明顯還要趕赴下



一場約會。少年到底還要去哪裡呢？女孩覺得等下即使少年跑去跟外星人交朋友，自己也不會吃驚了，今晚的驚嚇已經很大了。

但是呢！世界上果然沒有驚嚇的極限呢！當少年走入了另一個場所的時候，女孩簡直抓狂了！她已經無法保持冷靜的態度跟在少年後面，因為少年居然走到了賭場裡面去，而且少年在進賭場前，那些賭場保鏢還很尊敬地跟少年打著招呼，看得出來少年肯定是老客人，而且還是非常有名的老客人。

孰可忍孰不可忍！要去混黑道！玩女人！台灣都認了！但是她絕對無法允許親親弟弟沉迷在賭博上，六合彩、大家樂……台灣已經看過太多太多自家子民被賭博弄得傾家蕩產、一文不值的慘劇，她怎麼能眼睜睜的看自己弟弟走向賭博的不歸路呢！她絕對不允許啊啊！於是想都沒想，台灣忿忿地大聲吼叫：「小香！你不許進賭場！姊姊我不允許啦！」

「灣姊姊？妳、妳怎麼會在這裡？」月中是巡視自己副業



的日子，香港照例晚上出門找各副業的頭子，驗收成績與指點業績。雖然今晚一出門就覺得有人在跟蹤，所以香港故意把路走的非常曲折婉轉，就算跟副業的頭子在講事情的時候也刻意用了很多暗語與放低了音調。只是香港沒料到跟蹤自己的人不是故意來找麻煩的無良份子，卻是自己的親暱的姊姊？

「我不能在這裡嗎？小香！你太過份啦！」女孩無比憤怒地將少年從賭場揪了出來，一把拉到附近公園涼亭裡，開始說教碎碎念：「我知道小香白天工作很累、很有壓力需要放鬆！但是晚上休閒也要選一些不妨礙身心的娛樂啊！比方聽聽音樂、作作運動、看看書……天底下的娛樂這麼多，非得去混黑道、玩女人跟沉迷賭博嗎？」

「灣姊姊，我想妳誤會了！我並不是在玩，那也是我的生意之一。方才那些朋友們經營上有問題，我給些意見而已。」少年劍眉微皺，就知道灣姊姊會有這樣子過度關心的反應，所以他在進行副業的時候總是很低調，不想要張揚到傳到她耳裡，少年嘆氣道：「我是大人了，做事會有節制，灣姊姊不用擔心。」

「喔！給意見嗎？」女孩沒好氣地說：「好吧！你要給意見就給意見去吧！可是去賭博這種事情我絕對不能答應啊！香啊！十賭九輸！只要沾上賭博的話準沒有好事情啊！賭博這東西雖然很迷人！但是也很可怕啊！」

「嗯！賭博這東西的確挺要不得的！我其實對賭博也沒啥興趣！」少年接著女孩的語尾說：「每次玩都贏的遊戲實在不好玩！但是朋友總覺得偶爾叫我過去贏幾把作示範，他們可以給賭客作些廣告效益！實在盛情難卻啊！所以才會偶爾過去表演給客人們看！」

「你！你在胡說什麼阿！哪有人賭博都會贏的！賭博這種事情只會輸多贏少啦！」女孩簡直不可置信，少年貪玩歸貪玩，居然還強辯說他不是在玩，他是在替朋友作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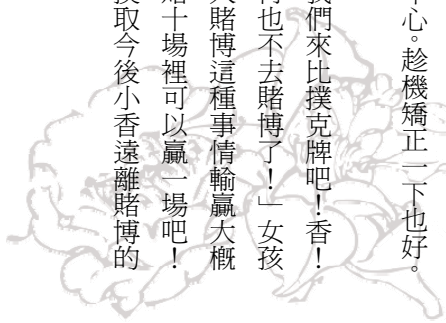
「……別人的確賭博是常輸，不過如果是我的話，倒是從來都沒有輸過呢！」面對女孩猜疑的表情，少年苦笑著解釋道：「口說無憑，這樣吧！我身上剛好有撲克牌！灣姐陪我玩幾把！我馬上就可以證明給灣姐看了！」



「好！就跟小香玩玩看！」看我馬上戳破你的藉口，然後女孩思前想後加了一句說：「不過沒有賭注不好玩！這樣吧！假如我贏了！那麼小香要答應我！以後都不要賭博了！」

「……好吧！等下只要灣姐贏了任何一場，我從此以後就不賭博。」少年攤手，爽快地答應了條件，還追加了對自己非常不利的前提，不過少年也攔下了自己的條件，他說：「不過爲了讓灣姊姊用盡全力跟我玩撲克牌，所以我也來追加賭注吧！這樣好了！如果灣姊姊輸了幾場的話，就罰你幾天不准碰到我好了！」自家的呆姊姊總是欠缺自覺到遲鈍的境界，老是對他摟摟抱抱，完全都不知道這般親暱耳鬢廝磨是多麼折騰他清純的青少年心。趁機矯正一下也好。

「哼哼！好啊！完全沒有問題！我們來比撲克牌吧！香！今晚我一定要讓你乖乖跟我說你再也不去賭博了！」女孩豪情萬丈地拍著胸脯答應著，兩人賭博這種事情輸贏大概是五五波吧！自己再不濟，好歹賭十場裡可以贏一場吧！忍耐十天不能碰親親弟弟一下來換取今後小香遠離賭博的



人生！划算！這簡直太划算了！

「請灣姊姊務必全力以赴！絕對不要手下留情喔！」少年晶亮的黑眸閃出一抹光芒，俊秀的臉上露出了調皮的微笑說：「我很期待品嚐輸的苦澀呢！呵呵！」



### 事後

公園裡的涼亭發出了很多聲尖叫，都是女孩子的聲音，過了一小時候，女孩憤怒地衝往附近的便利商店去買了新的一副撲克牌。但是這樣辛苦的行動並沒有讓女孩的尖叫聲減少，反而尖叫的頻率越來越頻繁而悽慘。撿紅點、牌七、二十一點……各式各樣的撲克牌活動玩了一百場，少年贏了九十九場，只有一場是和局。那一場和局還是兩人對賭的最後一場，因為看到女孩已經惱羞成怒到快要哭了，所以少年不得不暗暗放了水。

這下慘了，少年顯然真的是天生的賭場人才，自己完



全禁止不了，而且還賠上足足三個月不能碰寶貝弟弟一下，一想到這裡，台灣的眼淚就要落下來了。香港雖然看著氣得眼淚汪汪的姊姊也覺得很心疼，不過這也沒辦法嘛！贏的人就是會贏，就算閉著眼睛，牌發下來就是一組A，老實說要玩輸，還真的是很困難啊！

至於熱情十足的姊姊真的能夠忍受三個月都不碰寶貝弟弟一下嗎？這個嘛……又是一個熱鬧的故事了。

